

瘟疫肆虐與牧者路德

俞繼斌

「在這恐懼傳染性瘟疫危險的時刻，我講授【創世記】，不是想要留住你們。因為若瘟疫即將來臨，每一個想避難的，特別是恐慌的人，理應逃離。....至於我。我不怕正肆虐的瘟疫，卻相信恐懼本身纔是災難的禍首。」¹

今年鳳凰花開正值 SARS 在台熾熱延燒的高峰，每日所聽所聞都是節節上昇的疫情，與未及道別就與親人永隔的病患，和因照顧病患而殉職的醫護人員。加上 WHO 峻拒我國為「衛生實體」，連在全球 SARS 研討會中也排斥我方代表報告疫情，更令我們感到徹骨的傷慟與無以復加的孤絕。

五月廿一日學院老師同工與畢業生合拍畢業照，其中一張是全體帶著口罩留影，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年，也記取我們在 SARS 肆虐期間所學刻骨銘心的功課。這一陣子再查閱路德年表，發現路德的事奉生涯中，也曾遭遇類似的衝擊，因此想藉這篇短文，與本屆畢業生分享路德在瘟疫危機中如何抉擇面對。

自一五一七年路德把抗賣贖罪券的「九十五條」張貼威丁堡大學的禮拜堂以後，改教運動的序幕驟然拉開，外界的壓力如波濤洶湧，排山倒海而來。以後十年，路德無時不刻不在各式各樣的挑戰與壓力中，根據福音真理放膽傳講，不懈教導、辯論、寫作及輔導。這位信心的巨人雖無畏抵擋魔鬼與強敵，他的身心卻遭遇多種疾病的侵襲和折磨。對路德而言，一五二七是熬鍊最大的一年。由於那年他的身體狀況極差，他的沮喪曾陷至無法自拔。

四月下旬，可能因血壓高，他開始有嚴重的暈眩。七月份，他感到自己身體那麼虛弱，很可能不久人世。同年八月二日黑死病籠罩威丁堡，許多人受感染死亡。城裡的人莫不談疫色變，有的連倫理道德都拋棄不顧。恐懼使居民對垂死之人置之不理，街頭橫七豎八躺著不少屍體。由於疫情嚴重，選侯腓特烈下令威丁堡大學封校，所有教授學生都應遷往燕拿（Jena）避難，等瘟疫過後再返校園。

在那危急存亡之秋，內外交煎之際，路德不顧選侯及親近同工力勸，選擇留守威丁堡，繼續他未竟的事工與當盡的牧職。路德的決定令他的妻子凱蒂極不諒解。首先，路德自己身體狀況惡劣，亟待復原。其次，凱蒂除須照料有病在身的丈夫，和剛滿一歲的幼子外，她還懷著六個月的身孕。傾聽凱蒂宣洩她的氣憤後，路德對他妻子說，「我是一位牧者，我不能走，也不敢另作打算。好牧人為

¹ *Luther's Works*, vol. 4, p. 91, note 1.

羊捨命；只有雇工，看見狼來，就撇下羊逃走。」

路德的話感動了他的妻子，使她甘心與丈夫一起留下，共同關顧鼓勵身心受創的病患及會友。之後，他們開放自己的家，照顧需要護理的病患，也收容了多位孤兒。瘟疫期間，路德周圍有十九人相繼離世，其中有不少是路德親近的同工和家屬。他的兒子漢斯九月亦被感染，後來痊癒。女兒伊利沙白十二月出生，八個月後去世，有可能是因為在母懷時即受瘟疫影響所致。

瘟疫肆虐期間，多次有傳道人詢問路德，「疫情吃緊時，基督徒可不可以逃離疫區？」一五二七年十一月，路德在寫給約翰·赫斯（John Hess）的信裡做了以下的回應：

當有死亡危難時，那些從事傳道與牧養的，有義務留守，因基督有清楚的命令，「好牧人為羊捨命，若是雇工，他看見狼來，就逃走了。」一個人在瀕死時刻，特別需要上帝的道與聖禮的幫助，來堅固和安慰他的良心，致有信心克服死亡。然而，當地若已有夠多的傳道人，他們亦同意在那樣的危難裡，沒有必要全數留下，有一部份可以撤離，我並不視此為罪，因為所需的牧養已有足夠的人照應，而且一旦需要，那些人也準備留下。²

對甘冒感染的危險，仍願留下服事鄰舍的基督徒，路德鼓勵他們這樣禱告說，

如果基督為我流血並替我受死，為何我不能為祂的緣故把自己放在一點小危險中，且面對無能之瘟疫的侵入呢？如果你【撒但】能驚嚇，我的基督能堅固。如果你能殺戮，基督能賜生命。如果你口中的氣帶毒，基督有更強的療藥。與你，可咒的撒旦，以虛偽的恫嚇攻擊我脆弱的肉體相比，如果我親愛的基督不能用祂的命令，祂的恩惠，和祂一切的安慰，帶給我心靈更大的成全，上帝必不喜悅。撒但，退我後邊去罷！基督就在這裡，而我是祂在此工作上的僕人。祂必得勝。阿們。³

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「神為其民堅固城牆」的信心戰歌，根據這是我的立場作者，羅倫·培登（Roland Bainton）的考據，應該是在一五二七年夏天所寫。⁴至於到底是在瘟疫肆虐威丁堡之前或不久後，我們還沒有定

² Theodore G. Tappert, ed. & trans., *Luther: Letters of Spiritual Counsel* (Philadelphia: The Westminster Press, 1955), pp. 232-33.

³ 同上註，p. 238.

⁴ 見羅倫·培登著，古樂人、陸忠石譯，這是我的立場（香港：道聲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拾玖；參 James M. Kittelson, “Luther Der Mensch” *Concordia Journal*, vol. 17, no. 4, (October 1991):

論。但不論之前或之後，路德的身心靈當時都經歷嚴酷的煎熬。落在如此劇烈的痛苦及深沉的掙扎裡，路德怎麼辦？他選擇提起顫抖的手，向瘋狂攻擊嘲笑他的魔鬼宣戰，寫下震古鑠今的聖詩：

神為其民堅固城牆，永不動搖之保障；
我們若遇困苦憂傷，主必拯救免危亡；
 古老兇猛仇敵，攻擊不留餘地，
 用他全能詭計，作為可怕利器，
 世間無能與他比。

主民若仗自己力量，與惡戰爭必敗亡，
幸有一位替我抵擋，已奉差遣從天降；
 若問：所遣何名？耶穌基督至尊！
 又稱萬軍之主，獨一無二真神！
 惟祂克敵致全勝！

今值本院第三十五屆畢業典禮，又逢前所未有之 SARS 瘟疫肆虐，謹以此文與本屆畢業同學共勉，願我們在任何急難或遭遇裡，都以神為我們的堅固城牆，以基督為我們的統領元帥，緊依祂的話語及應許，盡忠職守，死而後已。